

去高邮，自然是要去汪曾祺故居看看。当地朋友先带我们去纪念馆。走马观花看了一圈，就出来了。朋友自然也看出了大家的意兴阑珊，出了纪念馆，带我们穿过文游台前的大马路，就进了一条老街。往里走上几十米，外面大马路上那嘈杂喧嚣似画的外音渐渐隐去，时光流淌到这儿，仿佛就凝固住了。

老街上有很多老铺子，与其说是为了做生意，不如说是店主人为了打发时间，他们三三两两地凑一块儿聊聊天、打牌、下棋……有一搭没一搭地做着生意。经过一间卖针头线脑的小铺子，我凑过去看了好一会儿，正站在隔壁店铺外聊天的阿婆走了过来，和气地问我买什么？我说想买枚钩针。阿婆说她这儿没有，但前面一家铺子里有，你过去看看。我刚想走，阿婆又叫住了我：“你找得到不？要不你等下，还是我帮你拿过来吧。”

又等了会儿，阿婆拿着钩针回来，我裹好放进包包夹层，继续往前走。看到巷口墙壁上钉着块路牌——竺家巷。朋友往里一指，这就是先生的故居。

这是条窄弄，没走几步，朋友说到了。一抬头，眼前是两间低矮的小屋，外墙整修过了，贴了新砖片，装了防盗窗，还挂着空调室外机，如果不看墙上两块上书“汪曾祺故居”的匾额，这不起眼的小屋跟这条小巷子里的其他民居并无二致。

朋友介绍，汪家故居的大门最初开在科甲巷，早已不复存在，而竺家巷原是汪宅的后门所在，这两间小屋据传是汪宅当年的柴房，现在还住着三位老人：先生的弟弟汪曾庆、妹妹汪丽纹、妹婿金家渝。

小屋门关着，我们有些失望，熟悉老人生活习惯的朋友说不会走远，应该就在旁边。问了下街坊，邻居大妈热情地向巷口指指，说就在附近散步，马上会回来的。果然，没一会儿，两位老人慢腾腾而来，

朋友忙迎了上去。来的正是汪丽纹和金家渝二老。老人开了门，客气地请大家进来坐，进门的房间应该就算客厅了，前厅后室，空间逼仄，摆了排椅子和茶几，就满满当当了。先跳入眼中的是一张先生的照片，这张照片很眼熟，很多先生文集的扉页所选用的就是这一张，左手指尖夹

最有人气的故居

王秋女

烟，支在颌下，目光睿智而深邃。我们一行有十余人，如果都进去，实在太过拥挤叨扰，所以大多数人只是在小屋外站着。

我其实很想穿过客厅去后面的天井看看，之前读王安忆的《去汪老家串门》，里面有描写汪家的天井：天井里颇为奇迹地贴墙筑一道窄梯，梯顶上搭



一间阁楼，悬着，住汪老的一位兄弟。汪家人戏称是“皮凤三榷房子”——汪曾祺的小说名。

《皮凤三榷房子》，犹记当年读此文时，只觉得生动有趣，颇有几分黑色幽默的味道，却没想到先生的故居就是如此这般，不觉感慨。先生的文字，读时平淡素朴，读后却觉意味深长，无他，只因其素材均源自生活的真实体验。

觉得真这样穿堂入户，实在是太过失礼，打扰主人，踮踮半晌，终还是立于门外，听两位老人与访客娓娓而谈。这时，先生的弟弟汪曾庆也回来了，大

家寒暄了会儿，朋友就从房内搬出三张椅子放在门口，张罗着我们和三位老人合影，老人配合地坐好，和大家合影留念。

和老人告别，颇为忐忑地问朋友，我们这么一大帮人不约自来，是不是太打扰老人的生活了。朋友笑说没事，一是他们已经习惯；而更重要的是，他们觉得来这儿的，都是喜欢先生文字的读者，自当竭力成全。

参观过很多名人的故居，先生的故居是极少未曾人得门内的故居。这两间小小的平房，仅仅是汪家老宅仅存的一隅，但却是我感觉最真实最有人气的故居。这儿不是那种勉强复原、陈设着展品、只能见到工作人员的地方，而是留存着先生的气息，更是先生三位至亲温暖的家。

今年是先生的百年诞辰，很多出版社都在重版先生的文集，也看到很多纪念先生的文字，但同时也听到一个消息，当地政府欲借先生百年诞辰之机，打造汪曾祺特色文化街区，已经将现存的故居拆了重建，那两间小小的平房，已彻底夷为平地。我不知道重建后的故居是否还能称为故居，不过转念一想，三位老人如果能因此改善居住条件，住得更舒适惬意一些，倒也不失为了一件幸事。

只是先生的故居，只能存于记忆之中了。

我有些后悔，那日未能去天井看看。

顺理成章

——求学十部曲(之六)

邓伟志

方知读书少。但是觉得读书少也要开始写初稿。画家讲究“搜尽奇峰打草稿”。实际上，没有一位画家是“搜尽奇峰”的，只不过是描绘奇峰多的画家比描绘奇峰少的画得更好而已。边写还要边搜集资料，写出初稿后，继续搜集资料，继续读书，继续思考，莫指望一蹴而就。

文字出门须检点。文章是给读者看的。在写的时候，无病呻吟，脱离实际，或者是在把初稿征求意见稿时有人认为是“客里空”，那就会促使作者自觉地深入到实际生活中去。大家看看，如今报刊上有的文章套话连篇，读了味如嚼蜡，这都是上面提到的，没到源头上去，没有“活水”的缘故。到源头上，写出的文章才有可读性、亲切感。有的放矢，即使打不到十环，也能打个三五环，能解决实际问题。

如果把目标定得更高一些，看一看自己的初稿是不是挑战了最前沿的科学问题，是不是树立了最高严的研究标准，是不是直面了国家战略性需求，有没有挑战权威，有没有以创造性的方式对新问题、新发现提出新解释、构建新理论，那就会大大增强继续修改文章的决心。

文章是改出来的，笔杆子是练出来的。多练笔定会成为大“秀才”。

本科毕业，我和同学分道扬镳，至今联络无间的，只有两位：一是妻子，一是钱兄。

钱兄毕业后，奉师命去了河内，再奉师命到了巴黎。快十年了，离家万里，而他只在六百公里外。

小年夜回国，大年夜上海启动一级响应；正月底离开，隔了两天周末，上海陆续复工，而肺炎在意大利传开了。钱兄说四月米兰有马拉松，“今年我一场也没安排，真无意也。”句子末尾是两张哭

思路初步理清清楚以后，如果不写，会自以为差不多了；如写，会发现有不尽之处，仍有漏洞，会发现逻辑有点混乱。书到用时方恨少。一写

笑不得的脸。我说我们原想三月去米兰，看来去不成了，“三十天河东，三十天河西，都让我赶上了。”

妻子善购，所以一个礼拜不到，主副食品已经堆满客厅角落。我悠然拍

给钱兄看，三天后，他也去“囤粮”了。他女友要酒酿，重死了，我说还是我老婆实在。他看见还有山芋，就问山芋放得久吗？会发芽吗？切开的南瓜放得久吗？我才知道自己家学游说，对这些农产品

的自然保质期一清二楚。我说还要囤矿泉水。钱兄说巴黎断水的话，“绝对已经出现人道主义危机了”；而他也相信“应该不至于”。妻子说巴黎才容易乱呢，“欧洲最安全的是德国”。钱兄说：“瞎讲了，明明是冰岛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好吧？”后又又是两张哭

哭笑不得的脸。我说我们原想三月去米兰，看来去不成了，“三十天河东，三十天河西，都让我赶上了。”

妻子善购，所以一个礼拜不到，主副食品已经堆满客厅角落。我悠然拍

给钱兄看，三天后，他也去“囤粮”了。他女友要酒酿，重死了，我说还是我老婆实在。他看见还有山芋，就问山芋放得久吗？会发芽吗？切开的南瓜放得久吗？我才知道自己家学游说，对这些农产品

的自然保质期一清二楚。我说还要囤矿泉水。钱兄说巴黎断水的话，“绝对已经出现人道主义危机了”；而他也相信“应该不至于”。妻子说巴黎才容易乱呢，“欧洲最安全的是德国”。钱兄说：“瞎讲了，明明是冰岛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好吧？”后又又是两张哭

哭笑不得的脸。我说我们原想三月去米兰，看来去不成了，“三十天河东，三十天河西，都让我赶上了。”

疫中对话录

陆岸

我说还要囤矿泉水。钱兄说巴黎断水的话，“绝对已经出现人道主义危机了”；而他也相信“应该不至于”。妻子说巴黎才容易乱呢，“欧洲最安全的是德国”。钱兄说：“瞎讲了，明明是冰岛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好吧？”后又又是两张哭

哭笑不得的脸。我说我们原想三月去米兰，看来去不成了，“三十天河东，三十天河西，都让我赶上了。”

妻子善购，所以一个礼拜不到，主副食品已经堆满客厅角落。我悠然拍

给钱兄看，三天后，他也去“囤粮”了。他女友要酒酿，重死了，我说还是我老婆实在。他看见还有山芋，就问山芋放得久吗？会发芽吗？切开的南瓜放得久吗？我才知道自己家学游说，对这些农产品

的自然保质期一清二楚。我说还要囤矿泉水。钱兄说巴黎断水的话，“绝对已经出现人道主义危机了”；而他也相信“应该不至于”。妻子说巴黎才容易乱呢，“欧洲最安全的是德国”。钱兄说：“瞎讲了，明明是冰岛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好吧？”后又又是两张哭

哭笑不得的脸。我说我们原想三月去米兰，看来去不成了，“三十天河东，三十天河西，都让我赶上了。”

妻子善购，所以一个礼拜不到，主副食品已经堆满客厅角落。我悠然拍

乡间有句俗语，谓之“鼻涕因自己好”。意思是自家的小孩，虽然有缺点，却依然被长辈疼爱宝贝。六一节里，想起小时候的那些鼻涕因小伙伴。

那时大人忙，忙田里的农活，忙发展种养副业，对身边小孩的流鼻涕现象，无暇顾及，也熟视无睹。小孩呢，也没闲着，放学回家放下书包就要背上草篮去割草，忙里偷闲还要玩一把弹玻璃球、跳橡皮筋等游戏。玩着玩着，觉得鼻涕流得长了，就轻轻缩回去，鼻涕因有自知之明，知道鼻涕是擦不尽、擤不完的，所以与鼻涕达成共识，和平相处。

念小学时，班级里有一位叫阿翠的女同学，瘦瘦小小的，经常穿一件灰不溜秋的土布衣服，还整天流着两行鼻涕，因此被大伙唤作“鼻涕太太”。班主任蒋老师听见有人这样叫她，总要批评一番：不许乱起绰号，不要欺负同学。阿翠从小就是丑小鸭，谁知到了十七八岁，出落得亭亭玉立，主要是两行鼻涕已神秘失踪。同学们只要遇到阿翠，都刮目相看，大家这才发现是阿翠的两行鼻涕使人产生错觉，其实阿翠本来就是眉清目秀的。听说后来阿翠嫁给了考出去做了医生的邻家大哥，老早在市区买房安家了，青梅竹马，郎才女貌，幸福得紧。

印象深刻的鼻涕因还有小队里的玩伴阿峰。阿峰小时候整日挂着两行鼻涕，那鼻涕好似关云长的美髯，又好似孙大圣头上高高竖起的两根凤翅紫金冠，引人注目，气势非凡。阿峰虽是鼻涕因，却是小伙伴中的头儿，什么游戏到他手里一玩就精通。跟他玩手弹玻璃球，只见他斜乜着眼睛，右手拇指与食指扣着玻璃球，此时他的两行鼻涕也随之探了出来，说明阿峰正凝神屏息，随着拇指发力，玻璃球弹出，两行鼻涕收回，一气呵成。在这刹那那间，他弹出的玻璃球总能不偏不倚地打中对方的玻璃球，几乎百发百中。按照游戏规则，被打中的玻璃球就被他赢走了。而我弹玻璃球却十玩九输，那时琢磨阿峰为啥每次都能赢，最后认为他那两行探测器一般的鼻涕功不可没，我甚至有些羡慕，暗想，如果我也两行神出鬼没的鼻涕该多好，就能跟阿峰一样，弹玻璃球发力更猛，瞄得更准了。

也不知是从哪天起，阿峰突然就不流鼻涕了，这让我有些不适应。没过几年，在外打工回来的阿峰还领回了一位漂亮姑娘。阿峰娘总是笑着对我们说，我家阿峰呀，书读不出，谈朋友倒是门槛蛮精的。漂亮姑娘后来成了阿峰的媳妇，是小队里数一数二的美人。只是美人或许未必知道眼前高大帅气的老公，以前可是一个精瘦的鼻涕因。

如今条件好了，眼前的孩子大都白白胖胖、见多识广，已很难再找到鼻涕因了。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不管多大十八岁，小男孩也会变，后浪逐前浪，每一位小不点都有大能量。

有时候钱兄拿一两句文言来“请教”。我文章里叫他“钱兄”，这时候都说“哥哥在，你放心。”一来我的年龄确实比他大，二来我研究宋，他研究晚清，语言上我上流他下流，这个“弟弟”不吃亏。北威州疫情严重，他说“你当点心。我这边也没有更好，没法接你避难。”我说“难兄难弟”——夫复何求？

钱兄的关怀比我实际一点，他说：“仔细读《人民日报》和《新闻联播》，真的可以锻炼史料的解读能力。”昨天说：“美股估计又要熔断”了；“刚才果然熔断了”。我钦佩他一专多能，他只说：“投了一丢丢美股的指数基金。”我说将来和你一起亮相，也可以学郭德纲说于谦：“我身边这位，钱老师，这些做学问的里边，最有钱的。”

明城及所辖郊县病例过百。钱兄问我们停课了吗？我说没通知（其实还没开学）。我说：“我真有点怀疑欧洲这些看似吊儿郎当的政府是不是内心想借机清理一波老龄人口。”他说：“据说德国没有严控禁止活动是因为既有的约定无法取消，违约要赔钱。”我说：“钱兄说欧洲各大马拉松取消或延期，而报名费不能退还，因为‘条款里都写了’。他有位‘跑友’，报了今春巴黎和布拉格的马拉松，现在巴黎的推迟到十月，而他马上就毕业回国找工作了。”他参加马耳他马拉松的经历更搞笑。去年他报名，后来因为暴风雨，提前一天宣布取消。今年他又报名了，从德累斯顿去意大利玩两天再飞马耳他，然后意大利那两天形势骤紧，马耳他政府宣布意大利的人隔离两周。然后他买不到回德累斯顿的机票，坐火车从都灵到威尼斯，横穿北部重灾区，从威尼斯回了德累斯顿……幸好没被感染。”

徐峥有《泰囧》《港囧》《俄囧》，我说他这是“马囧”，可以写一篇文章了。（于德国明斯特）



拍

钱政兴摄



在款式风格不同的服装中，裙子最能展现女性美。裙子和女人不同时期的心性息息相通。一条裙子，就是一种色彩、一种心态、一种情绪，一种气质，甚至一种生活。十几岁，青春美少女，小白衫大花裙，要多仙有多仙。明朗的心境，透明的心思，都在这一身打扮上呢。

二十岁左右，喜欢的是窄身裙，紧紧地缠在自己身上，那时候年轻，身上没有什么赘肉，身材经得住这么一览无余。裙子不长，腿很长，肤色还行，配着细细的高跟鞋，花样年华摇曳生姿，走在街上不惧路人的眼光，谁让咱是青葱一根呢。

三十岁开始，不过膝盖的裙子不愿意穿了，花里胡哨的看不上，拉开衣橱的门，衣裙兼具职业装和时装特点，追求品位与潮流，讲究用料，简洁高雅，色彩协调，不会忘记一枚胸针或者一挂项链作点缀。那时候的我，好强好胜，一

时尚

门心思要往前冲，将职场作为实现自己价值的重要舞台，不能让行头耽误我出场，影响我的演出效果。一直对小腿形状满意，不像牛瓜子粗笨，不罗圈不八字。这样的小腿套上玻璃丝的长袜，配上矮一些的小高跟，踢踢踏踏，就是流动的风景。这话不是我王婆卖瓜自夸，是爱美女同事说的。

转眼就四十啦，有刚出大学校门的年轻人来单位办事，见面就喊我阿姨，岁月这把杀猪刀，把我篡改得面目全非。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好像还没那么老嘛，甚至同龄人还有羡慕自己年轻的。只是角度不同，在后浪们看来，我们这些前浪注定要被拍死在沙滩上的。索性就放松开来，过舒适自在的日子。所有的衣裙非棉即麻，在背街的熟悉店铺里定做，样式是面街商铺里

流行式样的改版，更适合自己的体型，删繁就简，通常的休闲掐腰小西装加半身A字裙，透气自在，还有适度飘逸感。不穿丝袜，嫌麻烦。不穿高跟鞋的各类皮鞋，嫌重。配一双护士常穿的白色坡跟布鞋，就是我夏天的常见装束。棉麻质地衣裙容易起皱，不怕，晚上临睡前将第二天要穿的衣服在挂烫机上抹两下，收拾衣服的时候，其实就是收拾自己的心情，再早些时候，直接交干洗店打理，没有这样的舒缓。

美裙流转

王曉

七夕会

五十岁六十岁我穿什么样的裙子呢？还真不知道。但我想在八十岁的时候，能跟塔莎奶奶一样，身穿自己亲手设计缝纫的十八世纪欧洲风格的复古裙装，头发上束着素雅头巾，忙碌而优雅地穿行在田园、花丛，种豆摘瓜，剪花插画，养只狗带只猫，余晖中品茶，湖舟上荡漾，过着童话梦幻的田园生活，尽情享受生命好时光。如果那样，真是美煞。

